

武林當鋪



當

金

庸著

武林當舖

武 林 当 铺

金 庸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七五八二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31印张 7003千字

统一书号 ISBN7-225-00712-2 Z·78

定价：14.80元

（全三册）

目

录

第五十三章	龙僧虎道.....	(587)
第五十四章	铜人大会.....	(602)
第五十五章	帮主的秘密.....	(612)
第五十六章	红衣怪客.....	(623)
第五十七章	人兽莫辨.....	(632)
第五十八章	脱裤之羞.....	(646)
第五十九章	死重泰山.....	(656)
第六十章	城隍庙喋血.....	(666)
第六十一章	奸尸之毒.....	(677)
第六十二章	好生之德.....	(689)
第六十三章	兔死狗烹.....	(700)
第六十四章	势不两立.....	(710)
第六十五章	胯下摸宝.....	(720)
第六十六章	柳下惠重生.....	(732)
第六十七章	粉尸磨贪污铡.....	(741)
第六十八章	巨魔铄羽.....	(752)

第六十九章	公平的搏斗.....	(765)
第七十章	正义和亲情.....	(773)
第七十一章	再陷魔手.....	(784)
第七十二章	勾心斗角.....	(793)
第七十三章	地心别府.....	(809)
第七十四章	毒舍利子.....	(822)
第七十五章	第一毒人.....	(832)
第七十六章	满天星斗.....	(846)
第七十七章	黄金铺地老少折腰.....	(855)
第七十八章	赶尽杀绝师徒不亲.....	(868)
第七十九章	一毛不拔海天双丑.....	(880)
第八十章	八方风雨会苏家园.....	(890)
第八十一章	债多不愁虱多不痒.....	(901)
第八十二章	贼虽小人智过君子.....	(915)
第八十三章	瓜苦连根瓜甜彻蒂.....	(927)

第五十三章 龙僧虎道

南宫白大惑不解，他以前曾怀疑那个持有天魔伞的铜人是‘乌云追月’黄哲夫，也就是元婴被冲破的那位前辈，但听说黄哲夫与轩辕斌、朱芳芳交谊甚厚，绝不会盗她的天魔伞。

那么，在酒楼上遇见的那个土老头又是谁？会不会是持有天魔伞的铜人？

匆匆过了十余天，距铜人大会已不足半月，南宫白采办一些饮食，就住在一个隐秘的洞中，苦练武功。

这一天三更，练功已毕，见月色甚好，步出洞外，初春的夜风，仍有些料峭寒意，乍见松风明月，不觉触景伤情，又想起几个少女。

他本是多情之人，此番虽然痛心疾首，永远不想见她们，但人非圣贤，谁能勘破情关？

他长叹一声，顺着山坡，负手踱下。

突然，他发现两个人影，倒映在山涧水中，好像是一男一女，相对而立，不言不动，只见夜风吹动那女人的衣角，微微拂动。

奇怪的是，那男人的衣服却纹风不动。

深更半夜，在这荒山之中，难道也有人像自己一样，在吟风赏月？

他偷偷掠进，藏于一根大石笋之后，向下望去，这一看不由心头大震，只见山涧边沿站定一个铜人，铜人对面乃是

他立即心有所悟，付道：

‘看来这铜人果然是爹爹南宫柳了，但他们为什么不言不动？’

两人相距三四丈，对面峙立，一动不动，这样又继续了约盪茶工夫，孙寒香才幽幽一叹，道：

‘我为你受尽武林中人辱骂，甚至于有人骂我毒死亲夫，但你应该知道，我昔年若不以“冬眠大法”暂时使你苟延残喘，你能否活命也很难说！’

铜人仍然不言不动，好像无动于衷。

孙寒香续道：

‘两个孩子现在势不两立，站在我的立场，真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司马英自投入绿毛帮之后，无恶不作，谅你也该有个耳闻！’

铜人仍是闷声不响，连南宫白也暗自焦急。

孙寒香续道：

‘昔年为了救你，去盗秘笈，和朱芳芳动上手，未出十招，竟将她震下泰山明月峰附近一个大石缝之中，当时我十分后悔，但事后一想，也十分怀疑，因那时她已获得天魔伞上的武功，虽然火候尚差，却比我高出多多，怎会被我震下石缝？这件大事有蹊跷，说不定有人在暗中下手……’

铜人仍然不言不动，却好像在倾听，孙寒香说了半天，见他仍未说一句话，不由微怒，道：

‘你难道是个哑巴？’

铜人身躯动了一下，还是不发一言。

孙寒香沉声道：

‘你到底是不是南宫柳？’

铜人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只是不讲话，令人气结，真是‘三句不开口，神仙难下手’，孙寒香厉声道：

‘你如果有隐衷，暂时不能露出本来面目，也有情可原，假如你是南宫柳，难道连你的妻子也不相信？’

铜人还是不说话，孙寒香冷笑道：

‘我非捉住你不可……’

说着扑了上去。而南宫白这时也穿着铜衣，心想，我何不帮妈妈将他捉住，看看他到底是谁？

铜人闪过孙寒香一抓，南宫白已自后面扑到，其快逾风，铜人吃了一惊，他本要向后闪避，这一来后路已绝，而孙寒香乍见又是一个铜人，不由一怔，动作一慢，铜人‘嗤’地一声，钻入涧水之中，没入水底不见。

南宫白和孙寒香同时怔了一下，孙寒香道：

‘你是谁？’

南宫白十分为难，他不想欺骗自己的母亲，但他现在又不能露出身份，因为那样一来，母亲必不让自己独来独往，如今几个少女误会未消，相处一起，实在是一件痛苦之事。

南宫白低沉着嗓子道：

‘“伤心叟”！’

‘什么？’

‘“伤心叟”！’

‘今天是你救了三个丫头？’

‘不错！’

‘据老身所知，武林之中没有“伤心叟”这号人物？’

‘老夫既名“伤心叟”，自是怨气冲天，与世隔绝，当然籍籍无名！’

‘噢！天魔伞是不是在你身上？’

‘不是！你误会了，本人不是持有天魔伞那个铜人！’

孙寒香冷笑道：

‘你既然怨气冲天，与世隔绝，怎又对司马英下辣手？’

南宫白道：

‘武林败类，人类公敌，人人得而诛之！’

‘刷刷刷’九条人影疾射而至，竟是三个少女、百里空、尚凤池、楼两层、‘海天双丑’和‘大悲龙隐’朱芳芳。

于真已戴上面罩，显然面部被毁还没有好。

南宫白和孙寒香本是站在山涧边沿，九人立呈半弧包围之势。

百里空道：

‘这回可别让他跑了！’

孙寒香对南宫白道：

‘你若是白道之人，绝不会向这些人下手，他们不过是想看看你的真面目，并无敌意！’

南宫白一想也对，自己当然不能向任何人下手，但如今已被包围，不动手也不行了。

南宫白低沉着嗓音道：

‘本人是“伤心叟”，与世无争，各位别强人所难！’

朱丽叶道：

‘南宫伯母，他是“伤心叟”呀！他曾救过我们！’

孙寒香道：

‘如今被几个铜人弄得眼花撩乱，今夜非看看他的真面目不可！’

百里香道：

‘“伤心叟”前辈，你就让我们看看吧！’

南宫白哼了一声，道：

‘老夫动了真火，可不会留情，你们要酌量点！’

孙寒香一挥手，九人慢慢欺上，连‘大悲龙隐’也不例外。

南宫白一看这个局面，既不能伤人，只有赶快逃走，‘刷’地一声，向涧中掠下。

然，涧水中‘哗啦’一声，钻出一个铜头，道：

‘老小子，这次你往那里跑……’

南宫白不由一惊，集八成真力推出一掌。但这一掌并未推向铜人，而是推在铜人面前水面之下。这股力道大得惊人，只闻‘轰’地一声，一个奇大的水柱掀起二三十丈之高，‘轰然’落下，整个山涧，激起滔天巨浪，向两岸涌去。

岸上发出一片惊呼，南宫白趁机斜掠而下，‘嗤’地一声，钻入水底。

南宫白深知刚才这个铜人并不知道他的身份，但刚才这一掌力道太猛，深恐将对方震伤，他潜入水底一看，那铜人已不知去向。

他在水底潜行里余路上岸，铜衣里面的衣衫又已湿透，必须脱下扭干。

他找个隐秘之处，脱下衣衫扭干，又穿了上去，因夜里也无法晒干。

蓦地——

一阵奇异的啸声，划破沉寂的原野，其声至为凄厉，好

像人猿猩猩之类的悲吼，又好像在作殊死的搏斗。

南宫白急急穿好衣衫，循声赶去。突闻又是一声悲嘶，‘蓬’地一声，好像一个庞然大物倒地。

掠进一道山沟，不由大吃一惊，原来在一株大树之下躺着一个巨大的狒狒。

这狒狒高约七八尺，遍体金毛，左臂被齐肩削去，胸中了一掌。掌印宛然，而那掌印中连一根毛也没有。

这种掌法显然不是打实，而是虚空按上，当今之世，除了‘混沌叟’和持有天魔伞之铜人外，恐怕无人能做到。

奇怪的是这狒狒左臂失去，不见下落，除非是被人打死之后，又遇上猛兽，把它的左臂吃掉了，但估计刚才的时间绝不可能。

那么，打死狒狒之人要那条左臂有什么用？

他无法揭开这个疑团，四下找了一遍，一无所获，暗称奇事。

他出了山沟，只见百十丈外五六个绿毛帮的高手围着一僧一道。

而那些高手是‘五花肉’黄奋、‘厚黑尊者’秦同、‘活无常’牛七、‘云烟叟’席足乐、‘南海酒客’宇文高和‘七嫁寡妇’方君。

那一僧一道竟是排名大会公证人‘龙僧’和‘虎道’两人。

南宫白不由暗自称奇，这两位高人一向与世无争，而且自排名大会后从未露面，难道绿毛帮连他们也不放过？

只闻‘五花肉’道：

‘奉本帮太上帮主之命，传递请帖，本月十五日在伏牛

山断肠崖召开“铜人大会”，届时请两位前往作个见证人！

说着，掏出两张大红请帖递了过去。

‘龙僧’朗颂一声佛号，道：

‘老衲人微言轻，不学无术，然当公证人之重托，辜负贵帮太上帮主之厚爱，尚请代为转达老衲等之歉意！’

‘五花肉’冷笑道：

‘本帮太上帮主能下帖相邀，乃是瞧得起你们，难道你们敢违抗？’

‘虎道’朗颂一声‘无量寿佛’，道：

‘上次排名大会，乃是整个武林之盛会，贫道勉为其难，作个见证，但此番之会，巧立名目，耸人听闻，仅是几个铜人参加，都以假面具出现，况且拒绝其他武林朋友参观，有失武会主旨，贫道郑重声明，不能接受邀请，尚请各位见谅！’

说毕，向‘龙僧’点点头，就要离去。

‘七嫁寡妇’方君尖喝一声，道：

‘牛鼻子，你们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接不接受都要去，你先接我一腿——’

撩腿欺身，开裆裤子一览为遗，‘龙僧’和‘虎道’乃是修炼有素的出家人，不由大颂佛号，连连后退，让过一腿。

‘七嫁寡妇’以为对方怕她，得寸进尺，再次欺上，施出‘勾魂三腿’的同时，‘落英甲’也告出手。

‘龙僧’首当其冲，忍无可忍，大袖一甩，有如灵蛇一般，缠在方君腿上一抖。

‘蓬’地一声，方君竟摔出一丈多远，四仰八叉，灰头

土脸。

这一手干净俐落，恰到好处，不但一千魔头没有想到，连南宫白也大感折服。

因为一般人想像，‘龙僧’、‘虎道’的身手，和‘三穷四富’差不多，但就凭人家一招之下，将方君甩出一丈多远，显然高得太多，无法估计。

‘嘎……’

‘五花肉’怪笑一阵，道：

‘果然有一套，无怪本帮太上帮主看中两位了！宇文高何在？’

‘南海酒客’宇文高应声而出，道：

‘谨聆护法遣差！’

‘五花肉’道：

‘陪龙大师玩几手！’

宇文高心里有数，他比方君高不了多少，但又不能退缩，取下酒葫芦，灌了一大口，欺了上去。

‘龙僧’宏声道：

‘且慢！宇文侠一向高风亮节，老衲早有所闻，如能急流勇退，尚不失为——’

宇文高那听这一套，大喝一声，抡起酒葫芦，向‘龙僧’砸下，同时一张口，射出一道酒箭。

南宫白还是第一次看到宇文高出手，只见‘龙僧’大袖一甩，那道血箭竟变了方向，疾射向‘云烟叟’席足乐，闪身让过酒葫芦。

高若是识趣退下，尚不至丢人现眼，但一个人在这种情形之下，往往忽略了利害关系，有进无退，况且‘五花

肉’在旁，也不容他半途而废。

宇文高厉喝一声，闪电砸出十余次酒葫芦，同时一道酒箭疾射‘龙僧’下盘。

‘龙僧’大袖一拂，拔起三丈来高，向下推出一掌。

只闻‘卜’地一声，宇文高的酒葫芦被震得粉碎，酒汁洒了一头一脸，暴退三大步。

南宫白这才知道这两位高人的确不凡，由此看来，这些魔头若不联手齐上，可能任何一个也不是他敌手。

‘五花肉’嘿嘿怪笑一阵，显然已动了真火，大步走出，道：

‘本护法接你一招！’

两仪掌立即出手，‘龙僧’深知必须将他挫败才能脱身，两袖交拂，‘蓬’地一声，尘土飞扬，两人各退了三步。

‘五花肉’再集十成力道，连击三掌，‘龙僧’两掌合什，猛然一分，平地焦雷，山崩地裂，‘五花肉’暴退一丈，尘土弥漫了数十丈之地。

在一片惊呼声中，‘龙僧’、‘虎道’已不知去向，一千魔头目瞪口呆，尤其是‘五花肉’身为护法，尴尬之情难以形容。

然而，南宫白却看得清楚，原来‘龙僧’两掌一分，尘上大起之时，一拉‘虎道’，由‘七嫁寡妇’方君身边掠过，电驰而去。

南宫白急忙追踪，只闻‘虎道’道：

‘咱们参不参加铜人大会！’

‘龙僧’道：

‘当然要参加，不过要换换方式而已！’

两人哈哈大笑，速度加快，没入乱石之中。

南宫白不由心中一动，不知他们说的‘换换方式参加’，究系何指？

南宫白又想起昨夜在山洞那个铜人，他是谁？是不是持有天魔伞那个？

南宫白仍然隐伏在伏牛山秘密石缝之中，苦练武功，一晃又是五六天过去，他感觉武功又有进境，尤其是内力和轻功方面进步更快。

这一夜，三更左右，他走出石缝，观赏夜色，此刻天上星月无光，山风劲烈，他长啸一声，拔起二十余丈之高，不须螻腿叠腰，就掠出十七八丈之远，足尖点地，腾身再起，一式‘寒塘鹤渡’竟平掠出二十七八丈之远。

这一下连他自己也吃了一惊，心知是两股真气汇合为一，发挥了作用，而那两个铜人也可能输他不少真力。

他心里一高兴，长身急掠，有如腾云驾雾一般，不到盏茶工夫，已过了两三个山头，来到一个幽谷。

若非他的轻功突飞猛进，他深信无法下得这个绝谷，因为四周绝壁不下百丈，而且寸草不生，非但无法着力，且是簌石组成，轻轻一抓，就簌簌洒落。

他下了谷底，不再暗自称奇，只见谷中绿草如茵，花香鸟语，流水潺潺，阵阵幽香，令人陶然欲醉。

南宫白心神为之一畅，信步走出。

突然，他惊得呆了，他以为眼睛发生了幻觉。

只见两个赤身露体的婴儿，携手同行，白白胖胖，看起来不过三四个月，而且都是男孩。

南宫白闪入花丛之中，喃喃地道：

7 7 7
‘又是元婴！一点没错，不知那两位高人在此苦修？看起来这两个元婴较之“乌云追月”黄哲夫那个似乎硬朗一些。’

因为上次黄哲夫那个元婴虽能蹦蹦跳跳，却未见他说话，但这两个都能说话，只是低微得像蚊子叫。

南宫白不由骇然，再也不敢妄动，因为练成元婴，须半甲子以上的工夫，而且须有地基，上次不知，以致铸成大错。

两个元婴携手走到一株矮树之下，‘唧唧喳喳’，不知说了些什么话，立即上了小树，坐在枝丫上。

这小树十分奇特，白干红叶，而且叶子十分奇特，一串串好像葡萄。

只见两个元婴摘着叶子，往口里送，吃得津津有味。

盪茶工夫，树叶被吃了大半，而且小肚子暴涨如鼓，非常可爱。

南宫白越看越可爱，真想过去抱着亲一下，然而，他这次下了戒心，再也不敢动弹一下。

两个元婴下了小树，走到小溪边，掬水而饮，撅着小屁股，十分滑稽。

南宫白心想：这小树见所未见，必是天地钟灵之物，至于溪中之水，恐怕也是地心寒泉，非一般水可比。

这时南宫白才看出，两个元婴一个是秃头，另一个头上束着一个道髻，不过很少。

南宫白心道：

‘难道这两个修炼之人是一僧一道？’

他心中一动，忖道：

‘莫非是“龙僧” “虎道”？’

但他立即又推翻此种想法，他认为‘龙僧’、‘虎道’虽然功力不凡，未必能练成元婴。

那么会是谁呢？会不会是三个铜人之二？

就在他思忖之间，两个元婴又携手而去，没入花丛之中。

南宫白心知这里有两位绝世高人，停了一会，见无动静，立即走了出来。

他首先是走到矮树之旁，好像矮树上有一股淡淡的幽香，心想，看那两个元婴吃得津津有味，这树叶一定很好吃。

他也真是一个童心未泯的大孩子，好奇心一动，就摘了一把放入口中。

那知此叶闻起来很香，到了口里却完全相反，说酸不酸，说辣不辣，总之，令人恶心。

他以为上当，正要吐出来，那知此叶经口中唾沫一泡，立即溶化，顺喉滑下。

南宫白吃了一惊，心道：

‘万一这树叶有毒，那才冤枉呢！’

但既然下了肚，急也没用，心想，口中怪难受的，何不饮点溪水！

他走到溪边，这次可不敢大意，先伏下身子闻了一阵，没有异味，然后再掬起小许尝了一下。

这一下大出预料，这泉水甘甜可口，而且奇凉泛骨，他一连掬饮数十口，才尽与而罢。

下一会肚中‘哗啦哗啦’直响，不由吃了一惊，赶紧找